



近日,太仓师风馆开馆,当看到镇馆之宝为“吴仲裔基金会赠送的吴健雄博士生前的旗袍”时,我不由想起吴健雄伯母穿旗袍的种种往事。

伯母喜欢穿旗袍,我是听大伯婆的女儿,也是我的英语老师陈汝雨舅妈讲的。她说:“健雄表姐从小就喜欢穿旗袍。那时健雄家经济并不富裕,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收入勉强支撑。而健雄的父亲还热心社会公益活动,不时资助贫困人家。所以他们家的生活十分俭朴。健雄很体贴家里的难处,自小省吃俭用。她一直穿一身土布旗袍,脚上是方口布鞋,淡妆素抹。她在苏州、南京读书返家时,穿着在学校中常穿的青布旗袍,也毫不讲究。但是对于喜欢的书籍则常常倾囊购归,从不吝惜。”

后来我曾私下印证过这件事情。伯母笑着说,她确实从小就穿旗袍,那是(伯母的)祖母手工做出来的“土旗袍”,先要量全身上下好几处,接着不剪纸样,直接在粗布上用石膏划线裁片,再一针一线缝制出来。这粗布上面也没有什么图案,做出来的粗布衣服当然谈不上好看,但很耐穿。伯母笑着说,这种旗袍不仅“土”,而且有点像男生穿的长袍,但从中能深深体会到大人的“爱”。

伯母进入中等学校后常穿青布旗袍。伯母说,那是当时女学生的标配。她很自豪地告诉我们,那时女学生作为知识女性的代表,既是文明的象征,也是时尚的先导,所以一些社会名流时髦人物也纷纷仿效我们女生的穿着打扮。伯母还说,当年由学生掀起的“旗袍热”,也助力中国旗袍在1933年的芝加哥世博会上斩获银奖。

我在风雨中看夏日的风景

□ 栾 婕

还没有感受到夏的热情
却已被风雨灌溉 凉透了心

那一朵朵乌云盘旋在上空
呼啸而来的阵阵摇摆
吹乱了腰间的秀发,更吹乱了此刻回家的心

风雨拥着闪电
发出雷鸣般的嚎叫
一道,一道,又一道
变着花样,小心躲避它的来袭

几分钟之后
乌云已散尽
远处挂着七彩斑斓的天桥
阳台上的花朵露出笑脸
院子里的香樟 轻轻撒落着雨水

鹅卵石萌化在日落中
浏河塘的湖水泛起粼粼微波
散步 悠然
夜幕下的夏日
处处洋溢欢歌笑语
看,远处那灵动的舞步
舞出绵绵的柔情

而我却被夏夜深深地吸引
落暮于月光女神的朦胧中
风吹着我的秀发,湖水静静地伴随

今夜无眠的曲调在我的耳边响起

墨妙亭、老城厢投稿邮箱
292537831@qq.com

旗袍情

□ 思 维



◀1956年,美国国家标准局的物理实验室里总有一个穿着旗袍的身影,往来于纽约和华盛顿,不舍昼夜。旗袍胸前的那排盘花扣勾勒出优雅的女性气质,更束出了一丝不苟的坚毅性格。她就是伟大科学家吴健雄。



家”的美誉。

我第一次正式看到穿着旗袍的伯母是在1973年9月。伯父伯母在阔别故土37年之后,经由广州、上海,回到故乡浏河探亲。当时伯母就是穿着旗袍与乡亲们见面的,她说当年她是穿着旗袍出去的,今天穿着旗袍回来,表示她永远是浏河的女儿。

接着在10月15日,伯母穿着旗袍在北京接受周恩来总理接见。

那时还流传有伯母穿着旗袍研制原子弹的故事,当我问及,伯母笑着解释说,那倒也不是空穴来风。事情源于1941年4月26日,当时伯克利所在地奥克兰郡的《奥克兰论坛报》刊出报道《娇小中国女生在原子撞击研究上出类拔萃》说:“在一个进行原子撞击科学研究的实验中,一位娇小的中国女孩,和美国一些最高水准的科学家并肩工作……这位年轻的女孩就是新近加入成为加州大学物理研究所成员的吴健雄……在陌生人面前,她显得害羞而沉默,但是在物理学家和研究生面前,她却是自信而机敏的。”文章的结尾说:“但是她的心在中国,当她谈到‘中国’和‘民主’之时,几乎是带着一种激动奋战的神态。她正准备回到祖国,希望为中国贡献一些力量。”后来伯母参与了原子弹的研制,她在伯克利的研究成果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但研制原子弹的事情在许多年中一直是绝密的,于是外界就张冠李戴地把上述事情传为穿着旗袍研制原子弹的场景。“事实上”,伯母说,“当时他们配发的图片用的是护照上的照片,只有头像,根本看不到衣服。”但接着伯母笑着说,“于是又出现了一次张冠李戴,就是把《时代》周刊封面上我

六弦雏音 含苞初绽

□ 宋祖荫

吃“青春饭”。无奈之下,只得就读于普通学校。但是,这个舞蹈艺术梦始终在她的心里挥之不去。于是,当她看到儿子有点艺术细胞和天赋后,非常欣慰,牵着小崇权的手走上了艺之路。

那天,崇权的启蒙辅导老师来了!一起学琴的小伙伴们也助演来了!伴随崇权吉他独奏音乐会的启幕,这位小小少年的求艺之路轮廓越来越清晰。

崇权是幸运的,与吉他相遇。幼儿、儿童启蒙阶段,其母亲把他送到了音乐学者、《儿童吉他启蒙》教材创编者朱伟老师处,他得到科学方法的循循善诱。

成为小小少年后,他用实力考取了星海附中。在王子轩老师的亲自传授下,他把潜力化为实力,专业学科全面发展,艺术之路越走越稳,开始激情放飞艺术的梦想。

崇权是努力的,与吉他相伴。在学吉他的路上,有专业名师的呕心沥血精心辅导,也欣逢老外大师的提携指点,还有社会各界的关心厚望。他在六弦琴的王国里徜徉,驰骋遨游,乘风破浪。

古典吉他与小提琴、钢琴并列为世界著名三大乐器。那是八九年前,面临小崇权未来的可塑与成长,经过一番权衡、比较后,其母亲认定了古典吉他,认准了艺考之路,尽管一路艰辛,一路坎坷,但她咬紧牙关,再苦再累,即使跋山涉水也要带着儿子坚定不渝地走下去。

打学琴的第一堂课程起,她不仅陪读陪练,还认真记录复习,竟然比孩子先学会音符位置、弹奏动作等,可以回家复盘,检查儿子作业。不厌其烦地鼓励孩子学琴练琴,培养兴趣,开拓视野,在其母亲的呵护教导下,崇权的吉他弹得越来越好。



在旗袍外面罩着实验服的工作照给搬了过来,证明这一传言。”

其后,1977年和1982年伯母再度回国,仍是主要穿旗袍,并再度进入中南海。

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第13期上发布了《外交部关于参加外事活动着装问题的几点规定》,建议“男同志着中山服女同志最好穿旗袍或长裙”;在各地“公务员着装礼仪”的规定中,也都有建议女性公务员以旗袍为正装礼服。1984年,旗袍则被国务院指定为女性外交人员礼服。

此后沉寂多年的旗袍日渐复苏:在我国举办的大型体育盛会或国际会议上,礼仪小姐都身穿旗袍。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1990年北京亚运会、2010年广州亚运会、2001年 APEC 会议上海峰会、2014 年 上海 亚 信 峰 会、2014 年 APEC 会议北京峰会等等。

2011年5月23日,旗袍手工制作工艺成为国务院批准公布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2014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第22届 APEC 会议上,中国政府选择旗袍作为与会各国领导人夫人的服装。2010年上海世博会组委会曾定制60套缙丝旗袍作为中国政府赠送各国元首夫人的礼物。

作为中国的标志性服饰——旗袍,陪伴伯母终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伯母还有自己的解读: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会出现旗袍,也不是每个女性都能穿出旗袍的风韵,但只要出现婀娜多姿、高贵典雅的旗袍,那么,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确认是中国女性,都能看到一颗永远不变的中国心。

崇权有幸结缘吉他大师、音乐前辈和同道好友,这些非常不易的时间节点和机遇,道出了一个非凡事实,即一颗吉他音乐的种子,早已在他的内心深处播下,且萌芽,破土、长成……

2013年8月,崇权在上海展览中心上海书展《索尔吉他演奏与教学指导》首发现场演奏,这是他第一次在公众场合表演吉他。

2014年8月,美国吉他演奏家艾利奥特·菲斯克中国之行新闻发布会,崇权为大师献花。

2015年9月,斯洛伐克吉他女神米拉姆在太仓大剧院为他上大师课。

2016年4月,崇权与上海音乐出版社编辑王琳老师、朱伟老师分享《儿童吉他启蒙》(CD版)教材出版的喜悦,并演绎吉他名曲。

2017年5月,他与小师兄、星海音乐学院附中古典吉他专业毕业、现就读中央音乐学院的陆明鹰表演吉他与朗诵。

2019年6月,崇权参加中国第一本儿童吉他教材出版20周年座谈会,荣幸得到上海音乐学院原院长江明惇先生、上海音乐出版社原副总编辑陈学娅老师、上海音乐出版社副总编辑朱凌云老师指导。

自去年8月飞赴南国求学以来,他沉浸于浩瀚音乐的海洋之中,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溅起一朵朵欢腾的浪花。

值此暑假回乡休憩之际,借助太仓美术馆宝地,举办一场个人吉他音乐分享会,向家乡老师同伴汇报专业学习成果,与大家一起感受古典吉他艺术之魅力,亦感谢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切。

愿小树吮吸养料,深耕大地,早日长成参天大树。

小区

□ 王扬群

回想今年七月,是风、雨、雷横行的一个月。先是陕西、山西遭受灾灾。紧接着老天爷将雨水倾盆倒下,河南郑州告急,新乡灾情严重。不利的消息一波接一波揪着全国人民的心。水灾的祸害还在,台风“烟花”又紧随其后,咆哮着铺天盖地而来,猛扑江苏、浙江、上海……

当郑州水患严重时,我们一边为他们担忧,一边也在为自己的居住环境忐忑不安:如果台风“烟花”来临,我们怎么办?我们可是在台风横扫的范围内啊!多少次的经历告诉我们,我们这些老小区,只要雨下得大点,路面准淹。假如“烟花”造访,后果一定不堪设想……

可是,烟花过去,岁月静好。最终只是虚惊了一场。虚惊之后,我们不由回想,为什么在大自然的暴风骤雨面前,我们这些老小区能够安然无恙,而一改往日狼狽的形象?

想起来了,前些日子,有几个扛着仪器的青年人走进了小区,从清早到傍晚,在测量着什么。紧接着,一群工人进了小区,窨井盖被掀开。随后工程车也开进了小区,吸污的马达声不停地轰鸣,将下水道中的污泥一车车拉出小区。接着,高大的升降机开进来了,只见工人爬上高高的屋顶,清理屋面堆积的垃圾,更换了陈旧的落水管。原来,小区居委抢在“烟花”来临之前从屋顶到下水管道来了个彻底清理。

对了,社区还有两个巡视员,每天分头到各小区巡视,上下午各一次,发现问题马上解决。不但如此,居委还建立了微信群,有什么问题在群里一吆喝,马上就有答复。

再细想,我们小区外的马路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马路两旁满是烧烤的摊子,“黑烟罩半空,噪声惹人怒。接踵摩肩,车阳路难通。”现在呢,拆违建,旧貌换新颜;改旧居,绘粉墙黛瓦,小河清激绕民居。孩子笑声欢,露天广场舞婆娑。

小区很小,但是关系千家万户;小区很大,每一个细节都重如泰山。借用刘禹锡在《陋室铭》中的诗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如果能把“惟吾德馨”中的“吾”解释为所有为小区居民的安居乐业付出辛勤劳动的人,就贴切了。因为他们急小区居民所急,忧小区居民之忧,才有我们的风雨不侵,高枕无忧。

说说“吵蟹沫”

□ 王蛭民

赤日炎炎,宅在家中看书报,几回看到捉蟹吃蟹的描述,看到精彩之处,不由得会心一笑。忽然想起许多年前一次“吵蟹沫”的经历。捉蟹的方法很多,但至今未见“吵蟹沫”一说。是“独门秘籍”吗?不敢妄断,且让我细细说来。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为了增加粮食产量,我们浮桥地区农村也广泛种植双季稻,每到八月是抢收抢种的时节,直到下旬结束,“双抢”刚一结束,生产队马上安排劳力收割蒲草,要趁晴好高温天气晒干备用。当时,编蒲包是重要副业,而蒲草是原料(据说按传统是到了“大暑”就要收割的)。我们几个农机手把被泥浆涂得面目全非的手扶拖拉机开到六尺河浅水区,洗刷干净后停到机房大卸八块进行维护保养,备耕秋种。“双抢”刚过,农村还没闲下来,螃蟹们倒是吃得挺腰凸肚的,静待再次蜕壳长大了。

有那么一年,就在这段日子的一天上午,我的搭档松林跟我说:“今天中午一起去‘吵蟹沫’好吗?”“吵蟹沫”必然有蟹吃,听到有这样的好事,我一口答应。“怎么‘吵’啊?”我忍不住问。“去了就知道!”松林脸上露出一丝神秘的微笑。他被人称为“鱼精”,捣鱼捉蟹的本事为众人称道。

这天中午,我匆匆吃过饭便赶到他家。他给我一个小布袋,自己背个竹篓便一起出发了。过了家西头,沿着鱼池北岸的“石子路”——一条宽约一米的弹石小路,西行不过百余米便离路右拐,越过一道土坎便到了“土城肚里”——系古堡遗址,路东为一片二十余亩的农田。西侧一条小河从远处自北向南穿城而过连接起七浦和鱼池,北段已在十多年前被填平,南段有一河套,平日里长满了蒲草,紧靠着城中小路。只见河里的蒲草已全部割下,一沓沓整齐地摊在路边、地头晒着,被搅浑了的水面上露出星星点点的蒲桩,四下里空无一人。

下到河里,才知道水深仅到小腿肚,不同于普通河道的是蒲荡岸陡底浅而平。开始前,松林让我与他并肩站立,拉开间距,然后与他同步踢水——稍稍提起一条腿,离开河底后快速鼓水向前跨出,然后后腿跟上——瞬间浪花飞溅、波涛汹涌,随即立定,俟水面平静,快速扫视前方近处。第一步过后,他就有了发现,指给我看有一处水面正连续冒着细小的气泡,随即迈步上前,双手分开尺许后迅速探入水底,边摸边勾拢……很快,他举起一只螃蟹给我看后装入竹篓。若不是自己说破,我一定会认为他有特异功能,能透视水下!再来第二步……我则亦步亦趋,如法炮制。终于,我也有发现,但探摸无果。松林见后过来支援,才几下就摸起一只蟹脚乱舞的大蟹来!他告诉我,这蟹躲在“脚窟潭”里了……经过松林的言传身教,我终于学到了门道,亲手摸到了一只螃蟹……

这段蒲荡不是很长,约半个钟头便被我俩“吵”了一遍。眼看下午上工的时间快到了,我俩赶紧上岸,清点战果:我三只,他八只!我从心底佩服他的本事!更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他不由分说把所有的螃蟹全装在布袋里硬塞给了我。于是,第二天我家中饭时桌上有了两大碗美味的炖蟹。

后来,有一次我在一条稻田岸上快速走过时,见岸边水浅且清,水底有只螃蟹受惊后没有逃跑,迅速收拢全身并扭动下沉,与周围的水草几乎一色,仅有一串泡沫浮上水面。而当我弯腰伸手之际,它又一下子窜住了稻田深处,我无奈地一笑了之。现在回想起来,螃蟹应对突发情况还是有的一套的,先是以静制动,蓄势待发,混不过去了就“走为上”,挺符合古代兵法的。不过松林是熟知螃蟹这一习性的,他抓住割蒲草搅浑了河水的有利时机,采用独特的方法隐藏自己,暴露对方,轻松地将它们一一抓到了手,真是棋高一着罢了。将此法名为“吵蟹沫”也非常贴切,确定蟹的位置全靠蟹沫,而蟹沫是靠“吵”出来的。本地话中“吵”字意为“赶、干扰”,用的是肢体动作,或是声音,如“啊哦——啊哦”是在“吵”鸡。蟹在水底,用水声和波浪扰动它即是“吵”蟹了。

现在野生蟹没那时多,成片的蒲荡也难见,上述情景恐难复制。